關於蕭紅

劉以鬯

最近得到一些資料，頗具參攷價值，對研究蕭紅的人也許會有點用處，簡述如次。

端木蕻良的《臨江仙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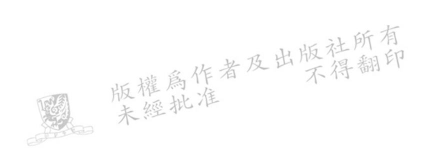
為了紀念蕭紅逝世三十五週年（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二日），端木蕻良寫了《臨江仙》一詞。茲將此詞和注鈔錄於後：

此日年年窗看晚，一簾疏影黃昏，月明仍是舊時痕，心上思不盡，心頭香自焚。吟罷清詩何處寄，海山雪艷冰魂，江村忽告春潮喧（粉碎「四人幫」），報君九天上，歡淚湧江源。

蕭紅擬寫北大荒，題名《泥河》，並期解放後寫下部，對照作強烈對比，未償夙願而逝，今值三十五忌，欣逢粉碎「四人幫」，天地成新，紅日重輝，謹製《臨江仙》以告。

《小城三月》的題目字與插圖

發表在《時代文學》第二號的《小城三月》，題目字與署名是蕭紅的親筆。



蕭紅親筆寫的題目

小城三月

蕭紅

《小城三月》插圖之一。端木蕻良繪。



《小城三月》插圖之二。端木蕻良繪。



這篇小說有兩幅插圖，繪製者名叫金詠霓。

金詠霓是端木蕻良的筆名。

端木蕻良說：「這個筆名衹用過一次。」

最後寫成的作品與最後發表的作品

端木蕻良還說：

「按時間，《小城三月》是她最後的作品。」

「最後的作品」想來是指最後寫成的作品。

最後寫成的作品不一定最後發表。蕭紅最後發表的作品，應該是《馬伯樂》續稿的最後數章。

《小城三月》發表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出版之《時代文學》。

《馬伯樂》續稿第九章發表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之《時代批評》。

《馬伯樂》續稿第九章比《小城三月》遲四個月發表。

所以，說「《小城三月》是蕭紅最後的作品」，與說「《馬伯樂》續稿是蕭紅最後發表的作品」，並無衝突。

我在《明報月刊》第一四四期發表的《蕭紅的〈馬伯樂〉續稿》中曾說：「《馬伯樂》續稿是蕭紅最後發表的作品」。

《蕭紅選集》中有《馬伯樂》；但衹收《馬伯樂》第一部（上篇）。重慶大時代版的《馬伯樂》出版於一九四零年，按理無可能將《馬伯樂》續稿（即第二部或中篇）收入的。因爲，《馬伯樂》續稿在《時代批評》上連載的日期是：一九四一年二月至十一月。——不過，蕭紅將重慶大時代版的《馬伯樂》後半部在《時代批評》上重登一次的可能性，不是不存在的。

有一點，必須加以注意：刋登在《時代批評》上的《馬伯樂》最後一章，文末註有「第九章完．全文未完」等

字樣。換句話說：健康情況要是許可的話，蕭紅打算繼續寫下去。

鍾汝霖在《反帝愛國女作家蕭紅》一文中說：

……蕭紅也同端木蕻良同志從武漢去了重慶，後到香港，在病中寫了長篇小說《馬伯樂》。

根據這一段話，我們知道：(一)《馬伯樂》是到了香港寫的；(二)《馬伯樂》是在病中寫的。

鍾汝霖怎樣看《蕭紅小傳》？

多年來，研究蕭紅的人，對《蕭紅小傳》一書所具有的參攷價值，沒有一個不重視。理由很簡單：這是第一手資料。

鍾汝霖的《反帝愛國女作家蕭紅》，主要是批評《蕭紅小傳》的。鍾文分三節，每一節都以「在《蕭紅小傳》裏」這句話開頭。

鍾汝霖認爲：駱濱基「對蕭紅的著作缺乏全面的研究，因此，也存在一些問題。」什麼問題？

(一)駱濱基在《蕭紅小傳》過份重視蕭紅的愛情生活，忽略了她「以文藝爲戰鬥武器」的重要性。鍾汝霖在文中列舉蕭紅幾個重要階段的愛國行動以支持他的看法。

(二)鍾汝霖認爲駱濱基「懷着小資產階級的感情來看待蕭紅一生」是不對的。

(三)在討論蕭紅與蕭軍的事情時，鍾汝霖坦白指出：駱濱基「站在蕭軍的立場上說話」。

（一九七九年二月七日）